

社会问题小说文库

热屋顶上的猫

RE WU DING
SHANG DE MAO

王海玲/著



三个女大学生在特区的私人经历

群众出版社

三个女大学生在特区的私人经历

RE WU DING SHANG
DE MA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热屋顶上的猫/王海玲著. -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8
(社会问题小说文库)
ISBN 7-5014-1839-X

I. 热…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1586 号

版式设计:李隆昇

热屋顶上的猫

王海玲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插页 2 255 千字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014-1839-X/I·742 定价:18.00 元

印数:0001—8000 册

社会问题小说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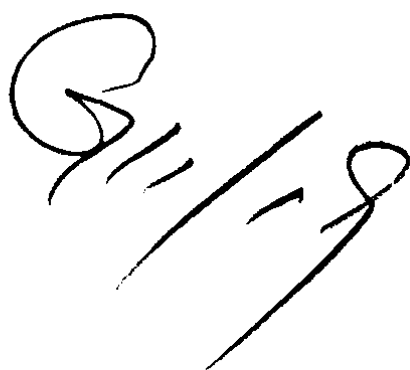
热屋顶上的猫

王海玲 / 著

群众出版社



第一章



—

丽莎来到这个特区的时候是一个秋天，丽莎在北方最美好的季节南下来到这个美丽的海滨城市。

当长途车停下时，丽莎拎着她那精致的小包从车厢里下来，女孩子纤细的双足终于踏在了渴望的特区土地上。丽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和北方相比这个南方海滨城市阳光真是太耀眼了，四处都是明晃晃的，不仅海面反射着阳光，高大建筑物的玻璃幕墙也反射着阳光，阳光在这里成了无处不在的东西，一切的一切都是明晃晃的；丽莎下了车就被阳光逼得躲在一家小铺里。她从这家小铺往外看街道，只见宽阔的街道上

1

是川流不息的车辆，锃亮的车身和锃亮的车窗玻璃在阳光的照射下一闪一闪的。而在阳光下行走的行人则步履匆

匆。丽莎不由想，假如从阳光这只巨眼里看这些匆匆行走的人群就会如昆虫般渺小。就是在丽莎看来这些行走的人群也全都呈现一种无可奈何的状况，阳光仿佛在逼迫着他们煎熬着他们，他们被阳光照射得通体透明，身体的一点点可怜的水分在无可奈何地蒸发……

这时恰逢红灯，一辆辆的小车在丽莎视线中鱼贯停下，丽莎看见一辆“宝马”停在小铺的道路前。揸车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孩，此刻女孩利用停车的一点点空隙时间正拿着一面小镜子在抹口红呢，那神态很自如很漫不经心，车窗外热辣辣的阳光一点也影响不了她，因为她的那一小方世界凉风习习，舒适宜人。丽莎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那位小姐，只见那位小姐悠悠地抹完口红待绿灯一亮就轻踩油门悄然驶去。

这镜头就这样留在丽莎的脑海里了。所以双足刚刚踏在特区土地上的北方女孩丽莎就有了一个愿望，她想只要自己有朝一日挣到了大把金钱，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一部靓车，她也要坐在车里抹口红，也要这样漫不经心地抹。

就在这时，小铺的老板开口说话了。他说，小姐天气这样热，你不想买一副太阳镜戴吗？

丽莎回过头来对着老板莞尔一笑，老板顿时惊讶了一下，确确实实是为丽莎的美貌所惊。他由衷地赞道，哇，小姐你的皮肤真白呀，这样白的皮肤在我们这地方可是少见呀。想来你是刚从北边过来的？那老板被丽莎调动起了全身的热情，满面含笑地说。

2

丽莎还是微微一笑，但却回避了老板的问题。丽莎说，我真的想买一副眼镜，有什么好眼镜吗？

有，当然有，象你这样的靓姐姐我当然有大把的靓眼镜

来配衬你。说着，老板将一副又一副的眼镜递给丽莎，对每一副眼镜老板都有一句很恰当的赞语。

他说小姐这一副你戴了一定显得斯文，这一副戴了呢就显得富贵，而这一副戴了就好新潮……丽莎在老板的殷勤劝说下，买了那副老板再三表示戴了一定新潮的眼镜。

就在丽莎付钱的当儿，形势竟起了变化，那老板一手来挡丽莎付钱的手，另一手却伸到丽莎的手臂处，老板仿佛是拍又仿佛是抚摸地将手停留在丽莎的身体上，老板面色有些红地说，小姐，不用付钱了，就算我送给你，好不好。

丽莎迅速地后退了一步，一到此地就被一个如此瘦削同时又面带菜色的男人调戏，娇生惯养的丽莎因为生气一张面孔涨得通红。丽莎说，拿开你的手，你以为你是谁，开一间这样的小铺竟敢如此小看人。要知道在北方我妈妈开的店比你的这间小铺大一百倍，谁要你送眼镜，这一两百元的眼镜谁买不起，有本事给你的小铺装一台空调免得我们买东西时出汗，有本事就开一家像日本八佰半那样的大百货公司，有了这样的条件你再想办法打女孩子的主意。说完，丽莎从银包里抽出两张百元大钞就往柜台上一甩。

老板接过丽莎的钱，一点儿也不生气，唯唯诺诺满面含笑地说，哇，小姐你真是好厉害的北方妹呀，辣味十足。好了，不要生气了。小姐，你说的对，在有钱鬼一扫就是一大篮一大箩的特区我这个男人是顶没有本事的了，要不怎么会混了这么多年还是开一间这样细小的铺子呢，我一天要在这小铺站上十多个钟点，才辛辛苦苦挣那么两三千块钱，真是好衰呵。说起来我还真是羡慕那些北方妹呢，她们每日里只要穿着靓衫、涂脂抹粉打扮得漂漂亮亮就可以轻轻松松挣大

钱。有时碰得客爽出手就是一张黄牛，运气好的妹崽一天就可挣几张黄牛。只让我们这些衰男人看了满心羡慕，羡慕这些妹崽青春的身体就仿佛是那日日开动的印钞机。

丽莎不动声色地听那老板说，在听的过程中丽莎的面色已趋缓和，老板见丽莎的面色已不那么难看了，说起来更是滔滔不绝。他指着对面的一家装修豪华的美容院对丽莎说，你看那家美容院开得有多豪华，场面有多大。那个老板早两年就是做“鸡”的。做“鸡”做发了就金盘洗手了，眨眼就开了这家生意旺到飞起的美容院。早两年那女人还会来我这买买东西，和我谈笑几句。现在人家高贵了，再也不移玉步到我这买东西了。人家现在买东西可是揸着靓车到冷气四溢的免税商场买，或者干脆就是买一张旅游票过到香港澳门买。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如何如何有本事，可是我知道她的本事只不过是皮肉生涯比较成功罢了。紧接着老板就是一阵哈哈大笑，看来是对自己言语的幽默很得意。

连丽莎也忍不住笑了，一边笑一边不由朝对面的美容院多看了几眼。这时那老板轻轻地喊，喂，小姐，你看那个女的出来了。

丽莎果然见一个修长玉立的女子很优雅地推开了那间美容院的玻璃大门，女子向着人行道旁停着的一部白色的凌志款款走去，从美容院到白色的凌志也就那么几步路，但从美容院还匆匆跑出个女子为她打遮阳伞。丽莎清清楚楚看见这个女子坐进车子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一面小镜子左瞧右照，然后又给自己补了补妆才开动车子。

老板在旁边很鄙视地说，小姐，你看她很派头是不是，现在任谁就是戴着放大镜也看不出她的底细了，不了解的人还

以为她一出世就是嘴里含着金匙呢。哪里知道她早两年还辛辛苦苦地企街头朝过路的五光十色男子打媚眼呢，就是来我这里买东西也还死缠着讲价钱呢，连一块钱两块钱的价都要讲，真正是孤寒到死。连小姐你现在的派头都没有，可没想到人家就发了，现在身价好几百万，出入酒楼、揸着靓车、活得潇潇洒洒。

初来这个陆路直通澳门的特区，丽莎没有想到在如此短的时间自己就上了如此丰富的一课，丽莎因此也就记住了这家美容院的名字，名字非常好听，叫“慧小姐”美容院。丽莎对这家美容院再行了一个注目礼就向那老板招呼一声准备走了。

哪料老板发一声喊，小姐你不要走得这么急呀，等我派一张名片给你，万一你有了难处还可以来找我呀。我虽然不是什么大老板、有钱鬼，但我总是本地人，大小也算开了一个小铺子吧，你若在别处找不到工作还可以到我这里做呵，人工当然高不了，但也不会太低，八九百元还是有的。

见老板说得这么诚恳，丽莎微微一笑接过老板递来的名片，嘴里说谢谢了，以后请多关照。

老板豪爽地说，没问题，没问题，谁叫你是靓女呢。你知不知道在特区有一张漂亮的面孔就算是有了一张四处可行的PASS，五星级酒店随便走、港澳也随便走、政府大楼也随便走，而我的这间不起眼的小店以后就要看小姐肯不肯赏脸来了。

丽莎感觉再不离开这间小铺还不知要被老板抓住她说多久呢，看来这个小铺的生意一般，孤独老板死死抓住偶然来的一个顾客就说个没完没了。而准备来特区打出一块天地

的丽莎有这个闲空吗？想到这，丽莎果断地朝老板挥一挥手就逃也似地离开了这间小铺。

丽莎走在陌生的特区街道上，阳光依然明晃晃四下辐射着，丽莎在阳光下感到自己浑身也被晒得透明，仿佛扑火的飞蛾一般。丽莎脚步匆匆地走，阳光追逐着她逼迫着她，丽莎想她来特区的第一件事就是必须赶快给自己找一个住处，要想在这个特区混出点名堂，首先就是要找个地方把自己安顿下来。她把刚刚接到的那张名片拿在手里仔细看，只见名片上写着：

祥记贸易行

经理：姜栋良

TEL: 8891066

丽莎把这张名片小心翼翼地放入手袋中，那位姓姜的老板说的对，万一有什么难处有个人找总比没人找吧。

丽莎紧紧地拎着自己的小包，又恐惧又满怀希望地将自己的身影汇入特区街道热烘烘的人流中。

二

乘着丽莎在街道上匆匆行走的当儿，乘着丽莎苗条的身影被人流淹没的当儿，我们不妨悄悄将丽莎的来历给大家讲一讲。

6

丽莎在小铺对那老板说的话是真的，丽莎的妈妈在家乡北方 A 市承包了一间 2000 多平方米的大商场。丽莎的妈妈

还不到 50，丰腴迷人，在改革开放的这几年中做生意如有神助，是 A 市出了名的商界女强人。丽莎是她唯一的女儿，丽莎妈妈冯珍珍挣的钱除了自己扮靓就是给宝贝女儿丽莎用。所以丽莎在 A 市可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一个小公主。

丽莎过 21 岁生日时，妈妈冯珍珍曾经试过在 A 市最豪华的宾馆包十围酒席请丽莎的大学同学集体赴宴，当骄傲的丽莎鼓着腮帮子吹熄 21 支蜡烛时，妈妈当着丽莎所有同学的面将一条漂亮闪烁的钻石坠项链戴在了丽莎的颈间。男友白雨桐当时就站在丽莎的身边，看着妈妈丰腴的手如何以一种柔美的姿势给女友丽莎戴上项链……酒席过后，妈妈意犹未尽，于是又请丽莎的同学集体直落卡拉 OK 厅。那一晚，骄傲的大学生丽莎感觉妈妈真是爱她，感觉有一个能干而又有钱的妈妈是一件多么幸福而又美妙的事……男友白雨桐在那个晚上亲吻着娇媚的丽莎，白雨桐叹息着说，丽莎，你的妈妈有多么棒呀。男友这样说的时候，丽莎的脸便在夜色中微微地红了，丽莎的思绪不由就想到了童年，想到了那个有着青白色月光的夜晚。

丽莎从懂事起就见不同的男人川流不息地在她们家走动，每次妈妈都要她喊那些来历不明的男人叔叔或舅舅。而这些所谓的叔叔或舅舅每次来都忘不了给丽莎买好看的衣服和好吃的食物。

开始丽莎还好高兴，她穿着那些好看的衣服，吃着那些好吃的东西，蝴蝶般地在家里小小的房子里飞来飞去，丽莎总是盼望着这些叔叔和舅舅，丽莎诚心诚意地喊着他们，诚心诚意地盼望着他们……后来丽莎懂事了，丽莎在某一个瞬

间知道这些叔叔和舅舅来是热衷和妈妈做什么事后，丽莎就再也不肯喊他们了。欢乐的丽莎从此变成了忧郁的丽莎。

看着幼小而又忧郁的丽莎，妈妈艳丽地对那些叔叔舅舅说，我的女儿好奇怪呀，一点也不像我这样无心无肺的，小小年纪就知道锁着眉头，仿佛心里藏着很多心事似的。

一个满脸粉刺、长着一个硕大酒糟鼻的叔叔将小小的丽莎拉到身边，用手拨弄着丽莎的小辫子说，小姑娘学你妈妈开心一点，叔叔给你买好吃的东西和好看的衣服。丽莎将身子一扭，鱼似地从那个叔叔身边挣开了。这里丽莎含着眼泪挣开了身子，那里妈妈就和酒糟鼻叔叔嘻嘻哈哈地笑成一团。

丽莎在妈妈无心无肺的笑声中看到了那个有着青白色月光的夜晚。

那个晚上，半夜里丽莎突然醒了，她听见妈妈的房间里传来奇怪的声音，妈妈在大地地呻吟着，那声音仿佛充满了痛苦；同时她还听到一个男人很粗的喘气声，这两种声音交织在一起令童年的丽莎内心充满了恐怖，丽莎意识到妈妈一定遇到了危险。她从自己的小床上一跃而起，光着脚丫跑到了妈妈的房间。在房间门口丽莎停住了，她看见在青白色的月光下赤裸的妈妈和一个赤裸的男人纠缠在一起，妈妈光滑的肌肤被月色镀上了一层光泽，两段身体在月色中上下相叠着起伏着，仿佛天生连在一起似的，他们肆意放纵着，根本没有意识到此时正有一双黑黑的小眼睛在注视着他们。

这双在黑夜里闪着黑光的小眼睛不动声色地注视了一阵，在注视的这一阵，这两段身体扭动得更激烈了，呻吟声喘气声也更大了，他们重迭在一起的四肢颤抖般地动个不

停，在丽莎童年的眼睛看来床上躺着的仿佛就是一只巨大的颤抖的蜘蛛。

丽莎在这一片喧嚣声中蛇一般安静地退回了自己的寝室。那一年丽莎才6岁，那个月夜的情景就这样留在了丽莎的脑海里。后来，美好的妈妈漂亮的妈妈嘻嘻哈哈的妈妈在丽莎看来就变得有些模糊可疑了，丽莎总是用迷惑的眼睛看着妈妈，妈妈白皙的皮肤、丰腴的姿容风采依然，但丽莎看着妈妈的时候有时感觉会很尴尬，因为妈妈在那个月夜的身体姿态时不时会映入丽莎的脑海。那只巨大的颤抖的蜘蛛在丽莎漫长的童年岁月里不停地向丽莎吐着幽暗的冰凉的黑丝……这种月夜情景在脑海的不断闪回损坏了丽莎的心理以及丽莎对妈妈冯珍珍的感情。

丽莎还记得她在6岁之后就不肯乖乖地听妈妈的话再喊那些叔叔舅舅了，她仿佛怀着深仇大恨般地一下子变沉默了，笑声仿佛稀世珍宝般轻易不从她口中出来。开始妈妈并没有发现丽莎的变化，还是和那些叔叔们舅舅们打得火热。丽莎还是一次次在黑暗的夜中听到从妈妈房间里传来的呻吟声和喘气声，还是一次次在这样的声音中醒来又一次次在这样的声音中睡去，妈妈还当她丽莎是一个不谙人事的乖乖女，哪里知道她在6岁的时候就已经全部知道了妈妈的秘密。后来大约丽莎的变化引起了妈妈的注意，以后妈妈的行为就有所收敛，丽莎只要从学校回家就很少再看到那些叔叔舅舅的身影。

妈妈面对闷闷不语似乎怀着幽幽仇恨的女儿有时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妈妈会无缘无故地说，丽莎你以为妈妈容易吗？你以为妈妈愿意吗？妈妈是为了你呀。每当妈妈说这

些话的时候丽莎就表示沉默，看丽莎木讷地似乎不为所动，妈妈有时候就闭嘴不言，有时候会更加激愤地哭，妈妈哭的时候长长的头发就大幅度地摇来晃去，很响地擤着鼻子，她边哭还边骂对于丽莎来说是一无所知的爸爸。

爸爸永远是丽莎内心深处的谜。爸爸是从哪里来的，又到哪里去了，丽莎一点也不知道。爸爸于丽莎只是一个概念、一个名词，一个梦里面出现梦醒后就消失的抓不到摸不着的形象。但丽莎的心里却渴望着爸爸，她想假如有了爸爸，那么这些叔叔们舅舅们就不敢这样大摇大摆地来她的家了。妈妈也就不会让满巷的女人瞧不起了。丽莎努力用自己可怜的想象编织爸爸的形象，但爸爸的形象很脆弱，他永远存在于丽莎脆弱的幻想中，就好像冬天美丽的雪花永远不会在夏日里出现。

在丽莎读高中的时候妈妈冯珍珍一改平日雍容懒散的形象，整个人仿佛添加了某种活性的物质，满世界地走动了起来。妈妈首先将她在公共汽车公司售票的工作一挥手就辞掉了。然后一趟趟地跑广州、跑福建，妈妈每一趟出去都有一名叔叔跟随着妈妈，叔叔帮妈妈托运一包一包的货物，做了一阵，妈妈就不用利用铁路一包一包托运货物了，而是包一辆大货车直接从广州或者深圳将货物拉回来。到了最后，妈妈干脆就自己买了一部货车专门拉货。妈妈做得很辛苦做得很开心，大把大把地挣了许多钱，后来妈妈不再跑了，她将一家年年亏损的国营大百货商场承包了下来。妈妈商场的货物总是最新颖的，品种也是最多的，价钱也是最具竞争力的。没两年妈妈就真正大发了，她承包的那家商场销售渠道四通八达已形成网络，妈妈已成为真正意义的大款，她不仅买了车买了

房,人也奇怪地越变越漂亮越变越年轻。妈妈每天严格地收拾着自己,妈妈穿的衣服全部是真正名牌,紧身的套裙裹着妈妈丰腴的身体,妈妈的头发总是很别致地盘在脑后,每当妈妈腋下夹着精致的真皮小包从白色的奥迪走出来时,妈妈就成为人们注视的焦点。

丽莎在学校因为妈妈的名气成为很多同学羡慕的对象。特别是妈妈在丽莎 21 岁生日时为丽莎举办生日宴会后,丽莎更为同学们所羡慕,连丽莎的男朋友白雨桐也为一些同学所羡慕。

但丽莎却下决心在大学毕业的那年离开了妈妈,丽莎没有和妈妈告别,也没有给妈妈留下只言片语,丽莎就走了,远远地离开了让人们羡慕的妈妈冯珍珍。

因为妈妈所做的一件事让丽莎的心碎了!

妈妈背叛了丽莎,白雨桐也背叛了丽莎。他们合谋的这个背叛使丽莎的心碎成了一片片。

这次场景已由月夜移到了阳光普照的白天,无遮无挡的白天。没有一点的疑惑,一切都是那样的明朗,那样的丝毫毕现……没有了夜的遮挡,丽莎黑黑的眼睛从门缝里只往妈妈的那张大床停留了一瞬,就感到自己炙热的心迅速地结成了冰,冰块又迅速地碎成了一片片……

然后丽莎就拎着自己的小包走了,远远地走了。

丽莎一点也没有犹豫就选择来这个特区,来这个有着充沛阳光和无数机会的特区。丽莎想她不能留在北方的 A 市,北方的 A 市带给她的伤感太多太多,她来到遥远的充满诱惑的特区就是要妈妈和那个白雨桐努力从自己的脑海中赶开,像赶开两只讨厌的苍蝇和蜘蛛,丽莎也要将自己心中幽幽

的仇恨赶开,她对自己说既然他们在她看来已成为了实际上的苍蝇蜘蛛,自己就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再去憎恨它们了,因为在物种上他们已经有了不同,他们之间永远不存在相同的通道和空间了。爸爸永远存在于脆弱的幻想中,妈妈也不是实际意义的妈妈,那么她丽莎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一个孤零零的北方女孩子就要在特区试一试自己的运气,试一试自己的身手,丽莎永远不要对妈妈投降,她要战胜魔鬼一般的妈妈……

丽莎从大街走到小巷,每一家酒店和招待所她都问过,住宿的价格都贵得惊人。完全没有一点卫生设备的简陋招待所竟敢收 100 元一晚。

走到最后丽莎实在走不动了,只好随随便便走进一家小酒店,这家小酒店好在走廊里有一间公用的洗澡间,丽莎走进去拧了拧水龙头,从水龙头里流出的竟然是热水,这热水使丽莎下了在这住的决心。等丽莎交了押金拿了一把小小的钥匙走进自己的小房时,触目就见床单上有一些可疑的痕迹,丽莎匆忙起身喊服务员,喊了一声又一声但始终没有人回应她。丽莎只好又坐下,坐下后感觉不舒服又马上起来,如此这样几番,丽莎明白她是没有办法在这样的床上过夜了,于是只好上街顶着烈日去买床单。

丽莎三走两走,无意间一下子竟走到了那个饶舌的姜老板的小铺。姜老板一见丽莎如此快地又来到他的小铺,顿时眉开眼笑地说,哇,小姐看来我们俩是有缘分的,在特区就是好朋友一个月都难得见上两面,而我们却在一天里就两次相遇,你说我们是不是有缘分。说着,姜老板递给丽莎一支可乐。

丽莎一边喝一边问姜老板有没有床单卖，姜老板一下子递给他好几床床单，并说小姐你随便挑，我的床单又靓又好。然后姜老板又问她住在哪里，丽莎将小酒店的名称告诉他。姜老板一听就将眉头皱了起来，他说小姐你是出差住几天呢还是准备住一阵子。

丽莎说，哪里是住几天，恐怕要住一阵子呢。

那你为什么不租一间房子住，租一间房子一个月才不到1000元，而且住起来又方便又省钱，还可以自己煮饭吃。你们北边许多女孩都是这样自己租房子住，何必这样大手大脚地将宝贵的金钱花在肮脏的小酒店呢。

丽莎听姜老板把钱说成宝贵的金钱不由就吃吃地笑了起来。

听丽莎莫名其妙地笑，姜老板就说，小姐你笑什么，笑什么？难道我有什么话说错了吗？

丽莎说，我笑你讲起钱来模样怪兮兮的，把钱说成宝贵的金钱，好像钱就是你的儿子一般。姜老板一听也笑了，笑过说，我哪里敢说钱是我的儿子，钱是什么呢，按你们北方人的话说钱就是大爷，对，宝贵的金钱就是我阿姜的大爷。

丽莎又笑了一阵，然后说，那我到哪去租房呢，我在这里一个人也不认识。

姜老板一听丽莎这样说面色就不好看，他说小姐你这是怎么了，难道我不是人吗，我不可以帮你吗。你不要以为我嘴巴咸湿，喜欢和女孩子说话就把我当成坏人了，其实我这个人是最没用的，和女孩子交往每到关键时刻我这个人就变成了彻彻底底的口头革命派，是那种嘴巴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总而言之是个有色心没色胆的衰人。